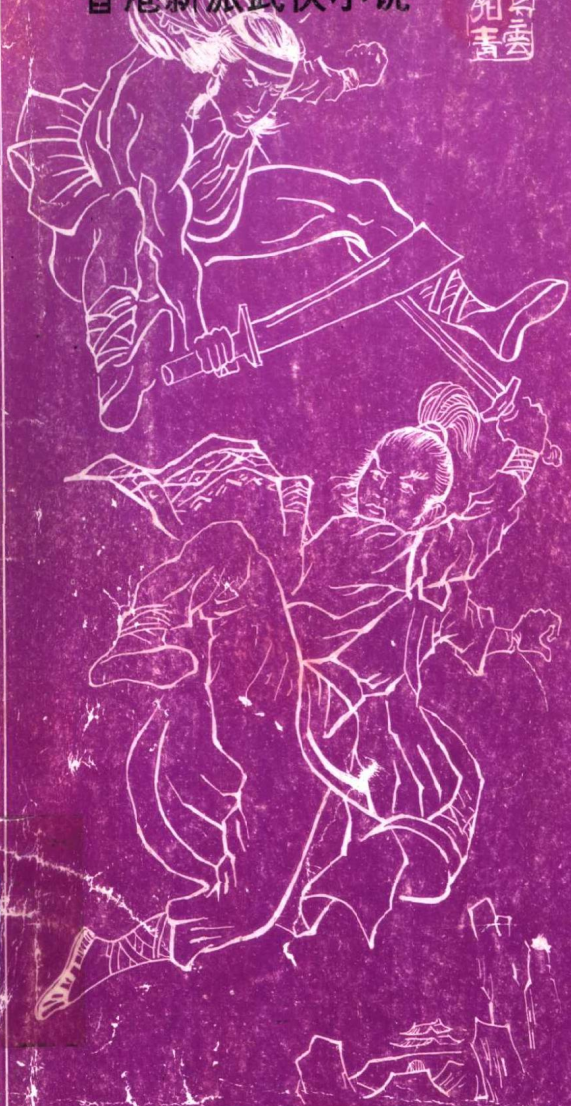


香港新派武侠小说



九劫燕支

香港 诸葛青云

中国·陕西旅游出版社

支燕劫九

诸葛青云

中

目 录

- 一、 血溅墓地..... (1)
- 二、 江湖寻仇..... (7)
- 三、 同赴“鹰愁谷”..... (130)
- 四、 险象环生..... (191)
- 五、 佛门煞星..... (256)
- 六、 “聚仙峰”上..... (320)
- 七、 亡命情人..... (384)
- 八、 群侠除奸..... (447)
- 九、 云中双凤..... (510)
- 十、 罪有应得..... (573)
- 十一、 童家酒店..... (636)
- 十二、 三尺幽灵..... (704)
- 十三、 胭脂殊魔..... (753)

30777/04

李梦华恍然道：

“原来冰妹是奉令师冷红瑶前辈之命赶来，对我扈姐姐暨其族人，加以援手！”

胡冰心赫然道：

“小妹于‘巫山聚仙峰’下，参谒恩师，立即奉命带了一粒峨眉圣药‘小还丹’，星夜赶来，却仍迟了一步！尚幸华姐出手，制住左闫罗，取得解药，‘小还丹’可以留备后用，家师指点，武林重劫将临，无论黑白两道，应劫遭难之人，今后恐怕不会少呢！”

李梦华闻言，立将黑色丹丸，交与扈青芳道：

“扈姐姐先去将解药化于山泉，为族人暨你自己祛除回喉肿痛毒力，我和皇甫姐姐暨胡冰心小妹，少时便来‘井天坪’场叙。”

扈青芳也知事不宜迟，遂接过黑色丹丸，先行驰回“井天坪”内。

李梦华想起胡冰心适才曾提“龙玄”之名，蓦然一惊，侧头向敷了“续继神膏”，又经一阵调息，人已大半复原的皇甫贞道：

“皇甫姐姐，刚才冰妹提起‘血太极，阴阳杀手’罗铁心有个极需‘续继神膏’疗治伤势的好友，名叫龙玄，会不会就是西域‘八条龙’中的‘驼背玄龙’？”

皇甫贞此时自觉药力散开，已见收效，肩头碎骨之处，一片清凉安适，遂不再静坐，缓缓站起身形，点头说道：

“华妹猜得大概不会有错，罗铁心向来爱与化外凶邪交结，‘西域八条龙’中，个个均负特异邪毒功力，‘驼背玄龙’龙

玄，在其内不数第二也列第三，相当凶狠难门，昔年是被我师叔屠龙师太，用佛门至宝‘屠龙刀’，把他所炼最阴毒的‘黑生目驼峰’，几乎削掉一半，并挨了一记‘巨灵金刚掌’，才吓得亡魂皆冒，逃回西域，不敢再入中原，如今若与罗铁心的‘阴阳教’，互相勾结，则这股凶邪力量，上当强悍，绝不能稍加轻视，有所息忽！”

胡冰心一旁接口，含笑说道：

“家师获得确讯，‘西域八条龙’久蛰思动，除了四龙已瘫，七龙已死外，其余六条龙，业已全入中原，不是与罗铁心的‘阴阳教’，串通一气，便是和‘鹰愁谷’中的凶邪结合，企图在西南一带，造成一次血流漂杵，尸骨堆山的罕见武林浩劫……”

皇甫贞与李梦华闻得“西域八条龙”中，残余的六条龙，业已悉入中原，与兄凶邪勾酿世劫，不由全知事非小可，前途艰难，脸色皆都一样！

胡冰心又道：

“家师交代，这六条孽龙，没有一条好斗，个个心肠极狠，手下极黑，更恶劣的是，他们又不像中原武林人物，讲究什么规矩过节，故而若与相遇，必须小心应付，提防其不顾一切的穷凶极恶手段！以目前正邪双方人手而论，似乎魔高道浅，相差甚为悬殊！家师为此，不再在‘金顶’清修，亲下‘巫山’访友，想约出几位同道至友，卫道降魔，消此浩劫！同时并命小妹转告三位姐姐，也须尽力邀约师门友好，共襄义举，众志成城，莫让那股凶邪毒焰，汇成辽原之势！”

李梦华向皇甫贞看了一眼，扬眉叫道：

“皇甫姐姐，大局如火如荼，越来越热闹了，冰妹恩师冷仙

子前辈既有如此指示，你要不要走趟‘白犀潭’，参谒参谒你那位昔年使‘驼背玄龙’龙玄，挨过一刀的屠龙师叔？”

皇甫贞吟声“阿弥陀佛”佛号，含笑答道：

“参谒屠龙师叔之行，当然非去不可，‘白犀潭’的‘屠龙庵’，虽然早已封关，但我屠龙师叔，人最热心，她老人家若是闻得‘西域六龙’齐来中原肇事，纵令不肯重开杀戒，亲自再入江湖，也定会把那柄一弯弓如月，金碧辉煌的‘七宝屠龙刀’，借给我权当降魔法物，使‘驼背玄龙’龙玄那等凶邪，一见锋芒，便生弓蛇之怕！”

李梦华深知皇甫贞的师叔屠龙师太，冰心铁面，嫉恶如仇，功力更高强无比，当世武林的凶邪左道，向来都把他视为第一克星，闻言之下，大喜说道：

“皇甫姐姐既已下此决心，则事不宜迟，我们前去‘天井坪’，探看探看扈青芒姐姐及其族人恢复喉音之事，是否已见成效，便立即结伴走趟‘白犀潭’吧！”

皇甫贞当然点头同意，三位巾幗奇英，遂相偕进入“红叶谷”，向扈青芳族人暂时聚居的“天井坪”走去。

李梦华与胡冰心携手同行，向她含笑问道：

“冰妹，你在‘凌云观’中，负气独行，是否又去‘鹰愁谷’了？邓凌风也随后追去，你们见着面么？”

胡冰心玉颊微赧地，把头儿摇了一摇！

李梦华笑道：

“那你们之间的一场误会，仍然没有解开，冰妹知不知道邓凌风在‘凌云观’中，挨了我重重一记在耳括子，被我教训惨了！”

胡冰心此时已知邓凌风绝未对自己负心，其中诧异之事，必定深有误会，遂叫得失惊道：

“华姐，你……你要打他则甚？……”

李梦华略说经过，扬眉笑道：

“其心可敬，其行太愚，那等作法，一个不好，便会酿成无可挽回的情天浩劫，我怎能不实施机会教育，给他来顿好好教训？冰妹大概还想不到吧，邓凌风是闯了大祸，想在‘凌云观’的‘三清教祖’神前，向凌云道长的泉下英灵，横剑谢罪……”

胡冰心“呀”了一声，李梦华又复说道：

“邓凌风因与冰妹已情投意合，生恐你突遭此变，刺激太深，甚至有与他偕亡的殉情之举，故而在一到‘冠门’之后，便故意对你冷淡，想气得你对他愤怒，甚至忘情，才会减少痛苦！”

胡冰心听完李梦华的实情解说，才了解邓凌风昔日“人到情多情转薄”的一片苦心，不禁眼角微蕴泪光，低叹一声，幽幽说道：

“他的这种想法，虽然笨了一点，但也可说是用心良苦……”

李梦华闻言，慰然一笑，目注胡冰心道：

“冰妹既知他用心良苦，则你们之间的误会，业已无须解释，从此情天比翼，为福江湖……”

话方至此，胡冰心忽又关心起邓凌风来，秀眉微蹙叹道：

“些小主会，虽然无足再提，但他独闯‘鹰愁谷’，形势太孤，不知会不会又遇上什么凶险之事？”

李梦华问起当时情事，知道邓凌风之师，大颠和尚业已随

后赶去，遂向皇甫贞笑道：

“后甫姐姐，二三十年以前，空门中有两位年岁既轻，功力又高明的降魔圣手，不就是你师叔屠龙师太，与邓凌风之师大颠尊者么？”

皇甫贞道：

“华妹说得一点不错，大颠尊者一身绝艺，游戏江湖，功力之高，足震任何凶邪鼠辈！有他老人家，前往‘鹰愁谷’中接应，胡冰心小妹，不必忧心，你那位‘飘萍一剑’邓凌风，纵然遇上‘云中紫凤’异青绢，也不至于有甚过份凶险！”

胡冰心玉颊一红，不再多言，随着皇甫贞、李梦华，向扈青芳率族人暂时定居的“井天坪”行去。

“井天坪”顾名思义，必然是在一座绝谷之中，四周如瓮，一口如井。

更为奇巧的是，四外排云削壁，将百余丈方圆的一片石坪，以及一泓潭水，恰好围在中央，除了由那井形的孔穴中，缒绳而下，真是别无任何方法，可以进入这片洞天福地！

皇甫贞与李梦华，乃扈青芳多年至交，昔曾来过，不足为奇，但胡冰心却还是第一次看见这等奇异景色，不禁瞪着两双妙目向四外不住打量。

这时，由于解药对症，扈青芳与其族人，除中毒极重的数人之外，皆已逐渐恢复喉音，扈青芳颇受胡冰心云慧美秀，一面以当地特产之物，加以款待，一面含笑问道：

“冰妹，你在看些什么？可是觉得这‘井天坪’的景色绝佳，他处极少见么？”

胡冰心秀眉双蹙，看着扈青芳道：

“景色绝佳，尚在其次，小妹是想此处天险无双，根本无路可通，扈姐姐这多族人，从何至此，似乎绝不可能一个个都是从空降下的吧？”

扈青芳微笑道：

“冰妹的心思极细，问得有理，外人单独进入‘井天坪’，虽然必须从空降下，但我们全族移居，却是由水路而来，‘小桃源’中，共有三大弱水寒潭，个个鹅毛沉底，厉害非凡，扈氏族人，久居其间，水性之精，敢夸当世独步！我们发现‘小桃源’与‘井天坪’两地，有泉源相通，遂在急难之间，暂时移居此地，以防那些厉恶凶邪，还有什么下流的邪毒伎俩！”

皇甫贞吟声佛号，目光一扫，正色说道：

“青芳妹子，这‘井天坪’易守难攻，不虞魔扰，我觉得在‘血太极，阴阳镣手’罗铁心等厉恶凶徒，及‘西域六龙’等，为祸江湖，未加消灭前，你与族人，应暂时居此，不必再回‘小桃源’了……”

她们说话至此，突然有种极为凄厉的啸声，隐隐传来！

这啸声相当奇异，并不十分高亢，却极为绵长，仿佛发啸人的真气弥沛，可以传送极远，久久不断！

“井天坪”中闻声，自然是由顶上井口形的洞穴传下，以致听在耳中，分外觉得韵调曲折怪异！

扈青芳秀眉一蹙，目注皇甫贞道：

“皇甫姐姐，这是什么啸声？有点像是佛家的‘天龙啸’，但又缺乏祥和，似乎多了一点霸气？”

皇甫贞微微一笑，侧头李梦华、胡冰心二女道：

“不管是何来路，我们也该出去看看，青芳妹子且为你族

人继续调理失音中毒之事，我和李梦华、胡冰心两位妹子，见识一下是什么密宗人物，不守清规，来此胡乱买弄！”

语音落处，三条人影，恍疑平地腾烟，从那井天孔穴中所缢落的山藤之间，出外察看。扈青芳知道慢说“红衣飞卫鬼见愁”皇甫贞的“长短昆吾”，和“九劫燕支”李梦华一身绝艺，足摄群邪，就是胡冰心，亦为“云中墨凤”冷红瑶的高足，功力决不在弱，自然不甚恋心，先行安顿族人养毒疗伤之事！

皇甫贞多年清修南狱，不动杀念，这次居然被激怒得又出江湖，并一上来，就受陶花风无耻暗算，碎了肩骨，心中委实怒极，要想好好抵个对手，出出闷气！

她自经敷用“续断神膏”肩伤已愈，豪兴动处，身形刚刚出得“井天坪”后，便已舒气长啸！

这一啸，自然是针对刚才所闻啸声而发！

刚才，皇甫贞入耳便知，那是密宗“天魔吼”，和今，她发的是佛门正宗的“天龙禅啸”！

在她发啸之际，那“天魔吼”犹有余音缭绕，但等“天龙禅”一起，“天魔吼”，却立告消失隐去。

胡冰心嫣然一笑，拉着李梦华的手儿说道：

“华姐，禅唱魔韵果然显有不同，宛如皓月照萤，滚汤泼雪……”

她这赞美皇甫贞所发“天龙禅啸”，能克“天魔吼”之语，刚刚语至此处，突然目光闪处，“咦”了一声，手指绝壁之下，诧然叫道：

“皇甫姐姐与华姐快看，这些魑魅魍魉，着实花样繁多，刚才那业已惨死的左阎罗，怎么又活了呢？”

皇甫贞与李梦华循声注目，果然看见左闫罗与另外一个身材高大，穿了一件红色袈裟的披发头陀，从一片削壁之下，缓步转出。

李梦华嘴角微掀，冷笑一声说道：

“我们刚刚是中他计了，左闫罗只系利用药物，闭气假死，等我们离去之后，又复苏醒！这厮既如此刁钻，绝对不能轻饶，要叫他尝尝‘九劫胭脂刺’了！”

皇甫贞忽然似想起甚事，双眉一蹙，向李梦华摇手悄道：

“华妹，你暂时莫发‘九劫胭脂刺’，敌人既如此刁钻，我们必须把情况弄清楚，免得再上人恶当！”

李梦华一时之间，尚未悟出皇甫贞之意，不禁愕然问道：“

“皇甫姐姐，你……你是要弄清楚什么事儿？……”

皇甫贞双眉微蹙，低低吟了声佛号答道：

“左闫罗既能昨用药物，闭气假死，我遂怕从他身边所搜出的那三粒解药之中，仍有玄虚，而上了他进一步的恶当！”

这几句话儿，不单使李梦华闻言悚然，连胡冰心也听的大吓了一跳！

因为自己是奉师命前来，告知扈青芳等红丸化血、绿丸玲珑、黑丸绝音之事，万一对方竟计中弄计，另有蹊跷，却是如何交代？

皇甫贞说明自己想法以后，向李梦华、胡冰心二女笑道：

“华妹、冰妹，我们一明两暗，我在明处，用‘天龙禅啸’，向对方叫阵，你们则藏在暗中，注意一切，这样比较容易洞见那些阴毒贼子的鬼蜮伎俩！”

李梦华辣手铁心，是嫉恶如仇的好事之辈，闻言自然点头

赞好，皇甫贞遂在高处，先块大石，坐了下来，合十当胸，妙相庄严地，继续施展她那入耳极为祥和的“天龙禅啸”。

佛家妙旨，果非寻常，那消片刻、远山近壑之间，都是一片朗朗禅唱回音，早先所闻道的“天魔吼”声，根本不曾再作，消失得丝毫不见踪影！

胡冰心总是有些放心不下，她刚刚秀眉双，“哼”了一声，李梦华已低低笑道：

“冰妹莫急，这只是眼前宁静，左闫罗和那身披红色袈裟的高大头陀，少时必将寻来……”

胡冰心不待李梦华往下再说，便向她悄然问道：

“华姐，皇甫姐姐肩伤已愈，你与她二人，应付左闫罗，和那高大头陀，应该足有余裕了吧？”

李梦华当然是聆音察理，举一反三的玲珑透脚色，闲言之下，目注胡冰心道：

“冰妹要去那里？你想单独做些什么活动？”

胡冰心苦笑一声，向李梦华摇头答道：

“小妹不是标奇立异，想要单独活动，我是被皇甫姐姐提醒，深想弄巧成拙，中了对方计中之计，对扈姐姐等放心不下，想回‘井天坪’上看看！”

李梦华懂得胡冰心之意，略一沉吟，点头说道：“

“照理说来，扈青芳姐姐，及其族人，服食那丸黑解药后，多数喉音已复，应该不像是另藏毒法模样，但冰妹既奉你恩师冷仙子之命，身边带有‘峨眉至宝小还丹’，便回‘井天坪’看看，以防万一也好！反正凭我李梦华这身武学，以及皇甫贞姐姐久已未用，威名曾震环宇的‘长短昆吾’，料理左闫罗那等下

流恶贼，还不是摧枯拉朽，不至于出甚差错！”

胡冰心也认定皇甫贞与李梦华绰有余裕，遂不再停留，仍循原道、攀缘至峭壁顶端，从那宛如井口洞穴之中，缒藤飞身，回转“井天坪”上。

李梦华此时是隐身于皇甫贞右前一块在壁间凸出的大石之后，因觉皇甫贞发出“天龙禅啸”，示威挑战以久，对方人在峰下，理应早就寻来，为何直到如今，都不加理会，岂非沉着的有点怪异？……

她念方至此；耳边突然听的皇甫贞以“蚁语传声”道：

“华妹要小心一些，对方举措怪异，必非寻常，我禅喝之际，心神曾一再把握不住，像是有甚强敌将临，或是劫数当头预兆……”

这几句话儿，使李梦华听得一惊非同小可！

因为她是行家，知晓皇甫贞在实施“天龙禅啸”之际，一切感觉，特别敏锐，既有这种强敌在侧，劫数当头预兆，则情况必不甚妙……

念犹未了，四山顿寂！

皇甫贞的“天龙禅啸”，首先停下来，她筇帘合目的双眼一睁。

把两道烁如闪电的目光，盯在一片十来丈高的峭壁之上，念了一声佛号道：

“想不到汀西野岭，得遇高人，那位……”

刚刚说道“那位”二字，已有人接口笑道：

“天魔天龙，禅宗密宗，谁是正觉？谁是虚空？六合较艺，八荒争锋，是非莫论，强者为雄！”

随着笑声，从那峭壁顶端，飞降下三条人影！

左边一人最为熟悉，便是曾为李梦华“九劫搜魂指”所制，利用药物，闭气假死，逃过错骨分筋劫数的陕北世寇左阎罗，如今仍是适才那副走方郎中打扮！

右边一人便是皇甫贞等所见与左阎罗一同出现的披发头陀。

这头陀身量极高，没有七尺，也有六尺七八，穿着一件火红袈裟，颈间挂了一串极为巨大的铁质念珠，右手提着一柄佛门方便铲，铲杆比酒杯还粗，巨颅、深目、虬髯、海口，形貌不似中原人氏，但一看便知硬功极佳，具有奇强臂力！

中间一人，最不起眼，是个奇瘦无比，形容枯槁，看不出有多大年龄的黄衣秀士，但那披发头陀，尤其是左阎罗的神色，却对这黄衣秀士，十分尊敬！

“九劫胭脂”李梦华久走江湖，见识相当渊博，决不浅陋，居然一见之下，竟看不透披发头陀和黄衣士来历？

她只觉得这两人的气宇神情，都不好让，尤其那披发头陀，兵刃粗巨，看去硬功极强，皇甫贞肩伤初愈，不宜过份吃重，少时这头陀若是出手……

念方至此，龙吟脆响起处，当空耀精芒！

这是皇甫贞的动作，她未等对方叫阵，便把多年未用的“长短昆吾”，一齐出鞘！

李梦华着实吓了一跳，多年姐妹至交，她还从未见过皇甫贞如此如临大敌地，主动拔剑！

由此可见，皇甫贞不是认出对方来历，便是心灵上有了奇异感觉，知晓黄衣秀士，或披发头陀，是绝对不能疏忽的奇强

对手！

皇甫贞才一拔剑，左阎罗便怪笑说道：

“这位‘南岳归云庵主’，复姓‘皇甫’单名一个‘贞’字，早在武林中以‘长短昆吾’双剑，列名‘红衣三煞’，有个‘红衣飞卫鬼见愁’的外号！”

黄衣秀士闻言，只把嘴角微披，未曾发话，那披发头陀，却神情更例地，说了声：“米粒之珠！”

皇甫贞宝相庄严，端坐未动，但披发头陀的这声“米粒之珠！”却惹恼了“九劫胭脂”李梦华！李梦华知道在对方这等人物的眼光以下，自己随身之举，实是多余，遂索性现身，背倚凸石，曼声吟道：

“米粒之珠也是珠，山粗傻大直如猪……”

好，那披发头陀，不过讥讽皇甫贞是颗没有多大光彩的“米粒之珠”，如今却被李梦华反唇相讥，说他长的山粗傻大，是头蠢猪模样！

骂的刻薄，如何不恼？披发头陀伸手胸前，一摸一甩，三粒铁含珠，便挟着锐啸罡风，向李梦华破空怒射！

李梦华现身之际，已握了几块碎石在手，一风铁念珠破空袭来，不禁披唇哂道：

“这才是米粒之珠，在你家姑奶奶的面前，想放些什么光彩！”

手随声扬，三团碎石准确无比，把那三粒铁念珠凌空击个正着！

换在平时，铁念珠不是被击得倒激飞回，便是从空坠地！

但如今不然，李梦华准头虽够，劲力不够，他所发碎石，虽

击中铁念珠，却不单未生效力，反而连珠带石，一齐飞回，把她的身形罩住！

好位“九劫胭脂”，一声清叱，红光电掣，彩影翩迁！

红光电掣是李梦华施展“分光化影”的绝顶轻茵，冲出铁念珠及碎石包围，曼妙绝伦地，落在皇甫贞的身侧。

彩影翩迁是李梦华红衣之上的两只彩色蝴蝶，突然向那披发头陀飞去。

左阎罗居然深知李梦华的底细，一见彩蝶飞起，便皱眉叫道：

“供奉小心，这是江湖中的有名阎王贴子‘九劫蝴蝶镖’！”

披发头陀的浓眉方挑，那黄衣秀士突然右手屈指连弹，左手向空一撮！

两缕指风嘶处，那两只蝴蝶，突然当空齐碎，化作了彩羽纷飞！

但彩羽纷飞之间，却有胭脂色的寒光一闪！

那是藏在“蝴蝶镖”中的“胭脂刺”，专门出其不意，无坚不摧地，从极不可能的方向伤人，但如今却被那黄衣秀士一伸左手三指，便轻轻松松地，在空中撮个正着！

然后，三指微捻再扬，一些胭脂色的烟光飞处，李梦华的独门暗器，便告化为乌有！

李梦华闯荡江湖至今，“胭脂刺”几乎绝无虚发，至于被人接去毁掉之事，更是从未有过！

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没有？

她暗吃一惊，心中起了绝大警惕，知道皇甫贞适才所获心灵警兆，相当正确，这看来不甚起眼的黄衣秀士，竟功力高得

惊人，不知到底是什么来路？

根据左阎罗口中称呼，披发头陀已是“血太极，阴阳杀手”罗铁心所创“阴阳教”中的“供奉”身份，则这功力更高的黄衣秀士，难道竟是什么“太上供奉”？

杂念至此，那黄衣秀士，突然拍拍手儿，向皇甫贞暨李梦华看了一眼，眉头微蹙，侧头左阎罗道：

“两个后生小辈，不值得我亲自出手，左香主叫她们识相一些，干脆弃剑投降！”

左阎罗抢前一步，戟指皇甫贞扬眉叫道：

“皇甫贞……”

“皇甫贞”三字才出，皇甫贞面罩寒霜，左手突然一挥！

这位“红衣飞卫鬼见愁”威震江湖的“长短昆吾”，是分执左右二手，如今将左手挥处左阎罗倚仗黄衣秀士暨披发头陀威势，正志得意满，扬眉发话之际，却那里想得到有这一着？

他是陕北巨寇出身，功力也有根底，百险之中，一式“脱袍让位”，向左闪出三尺！

但皇甫贞这脱手飞剑，居然似有灵性，左阎罗左闪三尺，那柄“短昆吾”，居然也左飞三尺！

三尺换三尺，血光飞天赤！

左阎罗这回可死定了，心窝中剑，尸身立仆尘埃！

黄衣秀士到还镇定，但那披发头陀，却已沉不住气！

他看出那柄“短昆吾”，是锋芒绝世的神兵利器，想在左阎罗的遗尸之上，栓下这桩便宜！

但手还未伸，眼前精芒如电，人影如虹！

皇甫贞的一切动作，全有预算，她人随剑到，右手中，“长